

歷史空間

文：廖一

聶紺弩與北大荒

聶紺弩在香港文匯報任職時，不僅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更以詩歌和雜文聞名，出版了三本書：《天亮了》、《海外奇談》和《寸磔紙老虎》，其「行文恣肆，用筆酣暢，反覆駁難，淋漓盡致，在雄辯中時時顯出俏皮」的風格為人稱道。但真正說到始創紺弩體的機緣，就不能不說說他與北大荒的關係。

1957年聶紺弩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遣送到黑龍江密山農場局850農場勞改墾區進行勞動改造。與聶紺弩一起發配到那裡勞改的，有1300多名中央機關的右派分子，他們與聶紺弩一道成了文化流人。

北大荒孤寒絕塞，生活條件極差。文化流人們在這荒涼的墾區裡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伐木、種地、放牛、牧馬、擔水、掏糞、推磨、搓繩等等，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聶紺弩當時已是55歲的老人，身體又瘦弱，自然力不勝任。他的難友丁聰，曾畫有一幅《老頭上工圖》，繪其愁苦之狀，極其傳神。聶紺弩有題畫詩《丁聰畫〈老頭上工圖〉》云：「駝背貓腰短短衣，鬢邊毛髮雪爭飛。身長丈二吉珂德，骨瘦癯三南郭綦。小伙軒然齊躍進，老頭耄老哈能為？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聰畫眼窺。」

然而聶紺弩卻因在北大荒的遭遇，作起舊體詩來，由此而發展出這方面的嗜好，終於獨創「紺弩體」，而成詩歌名家。他的《北大荒吟草》和

《北荒草》中所收的寫北大荒生活的詩，雖是回京後補作，但從中仍可看出當時的勞動狀況和作者的心境。詩中所寫，都是勞動題材，如：搓草繩、鋤草、刨凍菜、挑水、削土豆種、推磨、燒開水、送飯、放牛、清廁、拾穗、脫坯、割草、背草、伐木等。這種題材，從來就不入詩，但被聶紺弩寫得有聲有色，而且寓意深長。《東內》描繪了流人生涯的勞動情景：「龍江打水虎林樵，龍虎風雲一擔挑。遶矣雙飛梁上燕，蒼然一樹雪中蕉。大風背草穿荒徑，細雨推車上小橋。老始風流君莫笑，好詩端在夕陽鉤。」大荒涼中負重的勞動場景，被他寫得輕鬆詼諧。此外還有《搓草繩》：「冷水浸盆搗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雙兩好纏綿久，萬轉千回纏繞多。」簡單呆板的搓草繩，也變得纏綿繾綣，美好的情懷，躍然紙上。《鋤草》：「何處有苗無有草，每回鋤草總傷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鋤草又憐苗太嬌。」活脫脫一個陶淵明在世。《挑水》中的「這頭高便那頭低，片木能平桶面滴。一擔乾坤肩上下，雙懸日月臂東西。汲前古鏡人留影，行後征鴻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鷓鴣偏向井邊啼。」如此寫挑水，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削土豆種傷手》中的「豆上無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兩三點血紅誰見，六十歲人白自誇，欲把相思栽北國，難憑赤手建中華。」一個老頭削土豆削出來的詩句，真夠驚艷。《地裡燒開水》：「大伙田間臭汗揮，我燒開水事輕微。搜來殘雪和泥棒，碰到濕柴用口吹。風裡敲鍋冰未化，煙中老眼淚先垂。如何一炬阿房火，無預今朝冷灶炊。」他的這些句子裡，通俗中透着豁達和樂觀，甚至把苦難的生活化作近似歡快的情懷，沒有大丈夫的大氣度，哪裡會做得到，寫得出。看看歷史上清代北大荒的流人詩句，比較一下，就會知道有多鮮明的不同，那些流人的詩句是「春風尚灑傷心淚，又聽寒吹日暮笳」、「淚做洪波氣作潮，縱枯到底亦難消」、「仍餘點點人天淚，未了纖纖俠烈心」、「忍餓嶺傾三斗淚，相思望隔幾重雲」，與聶紺弩「萬悲憤於曠達，寄憂傷於詼諧」有明顯的不同。聶紺弩的紺弩體的成就，如果說成就在北大荒，更在於他的胸懷和品格。縱觀他的一生，做過國民黨中央社的官，也做過共產黨的官，因為正直多次被流放和入牢獄，但不管是在什麼陣營裡，都保持住了書生意氣的本性，堅持正義的風骨中透着詼諧和風趣，了解了他的經歷和遭遇，讓人不禁肅然起敬。

「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聶紺



■聶紺弩

作者提供

弩在苦難橫生、撕心裂肺的遭遇中，淚中帶笑地創出的「紺弩體」，被文史學家程千帆評價為「詩國裡的教外別傳」，是「敢於將人參肉桂、牛溲馬勃一鍋煮，初讀使人感到滑稽，再讀使人感到辛酸，三讀使人感到振奮」。

國內有評論說，近年來國內新時期的當代詩壇，出現了一個不棄俚俗、專事「打油」的詩人群體，為古典詩詞的傳承與創新樹立了很好的典範。這個以俚語俗句入詩、有意與陽春白雪為敵的「打油」群體，都是一些造詣很深、學養有成的名家泰斗。如著名書畫家、散文家黃苗子的《牛油集》；著名翻譯家荒蕪的《紙壁齋集》；飽經滄桑的文化老人楊憲益的《銀翹集》；曾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的《龍膽紫集》；以及按「數來寶」路數來寫詩的啟功先生的《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和《啟功贅語》。都是以幽默詼諧、大俗大雅的方式來直抒胸臆的。此外，如廣東的老報人胡希明、作家吳有恒，學者趙樸初、雜文家邵燕祥等十幾位現代詩人，也都紛紛不棄俗陋，熔鑄新詞成為「打油詩」的行家裡手。這裡面，成就最大的當屬歷盡坎坷、九死一生的雜文大家聶紺弩與他的代表作《散宜生詩》；而聶詩的特點則是以雜文入詩，辛辣幽默，冷峻風趣，於平靜中見深沉，從微笑中看淚眼，所以備受讀者歡迎，也被人稱之為「紺弩體」或「雜文體」。而「紺弩體」的形成，除去作者對古典詩詞的嫺熟運用外，也是與作者的多舛人生、痛苦遭際以及在現代文壇上的大起大落分不開的，但筆者以為，他的詩作，尤其與他在北大荒的遭遇及經歷密不可分。

文藝天地

詩意偶拾

■文：蔡世武

憶江南·野菊

懸崖上，飲露綻奇葩。情繫高天連廣宇，何曾入夢進陶家，恬淡度生涯。

憶江南·牽牛

迎蜂蝶，瀟灑喇叭花。不懼狂飆催落葉，脫胎化籽又抽芽，深謝土籬笆。



畫中有話

圖：K. Wong

豆棚閒話

■文：馮磊

一種童話

在我記憶裡，火爐是個溫暖的詞彙。這個詞有自己獨特的顏色，又有獨特的味道和硬度。在食不果腹的貧瘠歲月裡，火爐有時意味著一塊香噴噴的烤地瓜乾或者一塊烤土豆。還有的時候，意味著詩意和內心的安穩。

在衣食尚未富足之前，每到秋天，農民會被組織起來去地裡刨地瓜。這些地瓜有的會被送入地窖進行窖藏，剩餘的就要被切成地瓜乾，在田地裡曬曬。每當生產隊長吹響了哨子，數十個男男女女便會瞬間在田間地頭排成一列，他們每人手持一塊長長的擦板，之後，鋒利的刀刃會割破地瓜的紅色秋衣，流出奶白色的汁液。

被切割成薄紙一樣的地瓜乾擺在坷垃上、田畝裡，秋日的豔陽懶懶地照着，陽光下一大片白花花，像是池塘裡活潑亂跳的魚兒。

我的一個老鄰居在縣城的酒廠工作，他在蒸餾車間幹活兒。這個農民的兒子，受到工友們的教唆，忍不住在一個下午偷偷接了一杯水嘴裡流出來的地瓜燒，並解了饑。那個傍晚，在騎行回家的路上，那個喝得迷迷糊糊的年輕人一頭栽到了路邊的水溝裡，酣睡到半夜才起來回家。

並不是所有的地瓜乾最終都要送到酒廠去。記憶裡，我的家人總會煮熟一些地瓜，然後用菜刀將其切成薄片，並拿到寒風裡晾

曬乾透。之後，用簸箕將其收攏起來，裝入口袋裡。曬乾的熟地瓜乾異常堅硬，掰一塊放到嘴裡，很久才會軟化。這種美食非常富有韌性，嚼起來很有筋道。

寒冬臘月裡，農民們沒有地方去，大家三五成群找地方撲克，或者聚集在屋簷下聽老頭子講故事。這樣的講述，稱為「講古」。老頭子們聽慣了山東梆子或者京韻大鼓，他們喜歡講一些《楊家將》、《呼楊合兵》或者《七俠五義》的故事。再不然，會有人講講孟姜女哭長城之類的傳說。這樣的場景，每個農村人都不陌生。至於那些故事，經過一遍遍地重複，漸漸就沒有了吸引力。所以，每個來村裡說書的老瞎子總會編一些新鮮的噱頭。有瞎子說，在武大郎娶潘金蓮的年代，「女人的身價還不如一堆白菜幫子值錢……」之後，會引來大批的嘖嘖聲。

冬天總會下雪，圍着火爐坐下來，是家境稍微好一點兒的人家才有的待遇。一家人圍在火爐旁，看爐子裡的煤球泛著淺藍色的火苗，一種滿足感頓時油然而生。這種幸福感，恐怕只有大夏天在高粱地裡拔草之後，生吃用涼井水浸泡了半個小時的嫩黃瓜才可以比擬。

當然，大口袋裡的地瓜乾會被「請」出來。這時候，它們通體是灰色的，帶著半透



■圍着火爐吃地瓜乾已感到幸福。 網上圖片

明的感覺。我們把地瓜乾放到煤球爐子的金屬邊沿上，一會兒它們就被烤軟了，散發出甜絲絲的味道。這美味自然都被孩子們吃了，聞到香味，饞貓們早就尖着鼻子耐不住性子了。多少年之後，當我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寫下過這樣的詩句：「一隻熟睡的螞蟥/夢見自己一洞府的秋糧……」的確，幸福沒有大小之分。窮人的幸福和億萬富翁的幸福相比，有時候會更具體，更真實和容易滿足。

葉芝寫道：「當你老了，頭髮花白，睡意沉沉，/倦坐在爐邊，取下這本書來，/慢慢讀着，追憶當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與深幽的暈影。」他筆下的火爐，是懷舊的最佳意象。在我，卻是童年的溫馨記憶。在最貧窮的歲月裡，我們和富足年代的孩子們一樣，幸福地度過了己的童年。

無論當年多麼貧窮，我們都曾有過自己的夢想。最無奈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在火爐邊讀讀葉芝。即使，我們或許並不能真正理解他筆下的愛情。

心靈驛站

■文：陸蘇

春日遲遲

春日遲遲。

這樣的時候，很想做回舊時的女子。躲在小樓內，填填詞、作作詩、彈彈古琴，特別是在樓上上繡繡花，讓水紅水綠的光陰從細細的針眼裡一絲絲地凝成了國色天香的牡丹或暗香浮動的梅花。

那些平繡、雕繡、貼絹繡、借色繡的手法不知是哪個女子冥想得來的靈念。舊時閨中女子足不出戶，卻能以十個手指的想像和出神入化的技藝，抵達美的故鄉。可惜的是那麼好的繡品大多只能在深閨寂寞地湮滅，為它喝彩的只有芭蕉、櫻桃、牆頭上的艷陽和天井裡飛舞的塵埃。

可到我們這會兒，縱有萬千狂想也枉然。只能在黑白綢面似的夢裡，以彩色絲線般的相念聊以安慰。雖癡愛繡品，可憐手藝已減法至只夠釘釘扣子。想要件繡花衣，也只能去買機繡連成的。機繡的衣衫雖一樣華美，卻少了一份熱乎乎的期待和憧憬。

有一件繡花的毛衫，大紅對襟，領圈和前襟繡滿了花，一穿上它，整個就是一花旦。記得那是個陰天，我斗膽穿着它上街，半條街好像都快塌了，不過我不肯定是因為驚嚇還是驚艷，總之動靜很大。

好太陽的午後，搬出了喜鵲登梅的紅木箱，讓那件明黃錦緞上繡着大花牡丹的袂襖出來透透氣。陽光下的牡丹閃著銀色、紅色、紫色和白色的光澤，一如豆蔻當初。

那一刻，被一件繡衣深藏在箱底的光陰，似乎突然如翠色封入美玉，也似乎一瞬百年地蕩漾回來。

就那麼坐着。坐看著苔色，欲上人衣來。

試筆

■文：李沛堯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早晨，坐在大樹旁

每天早上，換過校服，跑到大樹旁，坐下來，看着周圍的一切，這已經是紫熙的一種習慣了。

今天早上，晴雨瀝瀝，天上的烏雲掩蓋了燦爛的陽光，使紫熙的心情低落。「嘩啦、嘩啦、嘩啦……」突然一聲，原來的毛毛雨一轉眼變成了暴雨。雨水傾盆而下，紫熙看着毫無準備的途人——他們有些低頭急忙翻找袋子裡的雨傘，有些立刻躲到大廈內避雨，有些則毫不猶豫地為自己的孩子擋雨，任由自己被雨水踐踏……

紫熙在樹下看着這一切，慶幸自己沒有像外面的人一樣狼狽，只因她有這個自然又穩固的避難所。紫熙出身於單親家庭，沒有愛她的父母，也因為行為怪異而沒有朋友。她毫無同齡人的安全感，只有羞恥和寂寞。所以，大樹就是她的好朋友，她的小天地和自然避難所。這棵千年古樹，深刻的木紋經常令紫熙的背出現很多紅痕，可是，她從沒嫌棄過它。而它，不但沒有嫌棄過她的存在，反而每天給她心靈的呵護。雖然大樹不能說話，但是它和她的心卻連在



■有大樹的陪伴，人生就不會寂寞。 網上圖片

一起，從沒分開過。紫熙這樣想着想，轉眼就雨過天晴。現在還是早上七時半，經過雨水的洗禮，天空慢慢透出灰藍色，再逐漸變為天藍色。雲姐姐也出來了，它彷彿正對着因天氣不好而心情低落的紫熙微笑，為她打氣。雨後的街道充滿活力，慢慢開始喧鬧起來，小動物的蹤跡也出現在葉子上。而紫熙則輕鬆地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和大樹說聲「再見」，踏着輕鬆的步伐走去學校。儘管前面的道路很長，也會遇到很多困難，但紫熙相信，只要有大樹的陪伴，人生就不會寂寞，也將變得愈來愈精彩。